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短篇小说集

英国小说名著

〔英〕哈代等著
伍光建等译

海三所书店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第七辑：各国中短篇小说）

◆ 短篇小说集 ◆

Alhambra

英国小说名著

「英」哈代 等著 伍光建 等译



上海三聯書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英国小说名著 / 施落英编纂; 伍光建等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17.8
ISBN 978-7-5426-6004-6

I. ①英… II. ①施… ②伍… III. ①短篇小说—小说集—英国
IV. ①I561.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175082 号

英国小说名著

著 者 / [英] 哈代等
译 者 / 伍光建等

责任编辑 / 陈启甸
封面设计 / 清 风
责任校对 / 江 岩
策 划 / 嘎 拉
执 行 / 取映文化
监 制 / 姚 军

出版发行 / 上海三联书店
(201199) 中国上海市闵行区都市路 4855 号 2 座 10 楼
电 话 / 021-22895557
印 刷 / 常熟市人民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650×900 1/16
字 数 / 160 千字
印 张 / 10.25
书 号 / 978-7-5426-6004-6 / I.1286
定 价 / 62.00 元

敬启读者, 如发现本书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 0512-52601369

出版人的話

中国现代书面语言的表述方法和体裁样式的形成，是与20世纪上半叶兴起的大量翻译外国作品的影响分不开的。那个时期对于外国作品的翻译，逐渐朝着更为白话的方面发展，使语言的通俗性、叙述的完整性、描写的生动性、刻画的可感性以及句子的逻辑性……都逐渐摆脱了文言文不可避免的局限，影响着文学或其他著述朝着翻译的语言样式发展。这种日趋成熟的翻译语言，推动了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同时也助推了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生成。

中国几千年来文学一直是以文言文为主体的。传统的文言文用词简练、韵律有致，清末民初还盛行桐城派的义法，讲究“神、理、气、味、格、律、声、色”。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情感、叙事和论述的表达，特别是面对西式的多有铺陈性的语境。在西方著作大量涌入的民国初期，文言文开始显得力不从心。取而代之的是在新文化运动中兴起的用白话文的句式、文法、词汇等构建的翻译作品。这样的翻译推动了“白话文革命”。白话文的语句应用，正是通过直接借用西方的语言表述方式的翻译和著述，逐渐演进为现代汉语的语法和形式逻辑。

著译不分家，著译合一。这是当时的独特现象。这套丛书所选的译著，其译者大多是翻译与创作合一的文章大家，是中国现代书面语言表述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的实践者。如林纾、耿济之、伍光建、戴望舒、曾朴、芳信、李劫人、李葆贞、郑振铎、洪灵菲、洪深、李兰、钟宪民、鲁迅、刘半农、朱生豪、王维克、傅雷等。还有一些重要的翻译与创作合一的大家，因丛书选入的译著不涉及未提。

梳理并出版这样一套丛书，是在还原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重要文献。迄今为止，国人对于世界文学经典的认同，大体没有超出那时的翻译范围。

当今的翻译可以更加成熟地运用现代汉语的句式、语法及逻辑接轨于外文，有能力超越那时的水准。但也有不及那时译者对中国传统语言精当运用的情形，使译述的语句相对冗长。当今的翻译大多是在

著译明确分工的情形下进行，译者就更需要从著译合一的大家那里汲取借鉴。遗憾的是当初的译本已难寻觅，后来重编的版本也难免在经历社会变迁中或多或少失去原本意蕴。特别是那些把原译作为参照力求摆脱原译文字的重译，难免会用同义或相近词句改变当初更恰当的语义。当然，先入为主的翻译可能会让后译者不易企及。原始地再现初时的翻译本貌，也是为当今的翻译提供值得借鉴的蓝本。

搜寻查找并编辑出版这样一套丛书并非易事。

首先确定这些译本在中国是否首译。

其次是这些首译曾经的影响。丛书拾回了许多因种种原因被后来丢弃的不曾重版的当时译著，今天的许多读者不知道有所发生，但在当时确是产生过一定的影响。

再次是翻译的文学体裁尽可能齐全，包括小说、戏剧、传记、诗歌等，展现那时面对世界文学的海纳百川。特别是当时出现了对外国戏剧的大量翻译，这是与在新文化运动影响下兴起的模仿西方戏剧样式的新剧热潮分不开的。

困难的是，大多原译著，因当时的战乱或条件所限，完好保存下来极难，多有缺页残页或字迹模糊难辨的情况，能以现在这样的面貌呈现，在技术上、编辑校勘上作了十足的努力，达到了完整并清楚阅读的效果，很不容易。

“民国世界文学经典译著·文献版”首编为九辑：一至六辑为长篇小说，61种73卷本；七辑为中短篇小说，11种（集）；八、九辑为戏剧，27种32卷本。总计99种116卷本。其中有些译著当时出版为多卷本，根据容量合订为一卷本。

总之，编辑出版这样一套规模不小的丛书，把世界文学经典译著发生的初始版本再为呈现，对于研究界、翻译界以及感兴趣的读者无疑是件好事，对于文化的积累更是具有延续传承的重要意义。

二

2018年3月1日

「英」哈代 等著 伍光建 等譯

英國小說名著

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六月初版

引言

文學反映社會的意識形態，它只有時代的區分，卻不受國界的限制。所以近世各國表現國民性的國民文學，早已突破國界，一變而為具有國際性的世界文學了。我們中國因為僻處遠東，受着地理環境的限制，就很難與世界文壇相接觸；加以我國語言和歐美的相去懸殊，逐譯起來倍覺困難，因此外國文學的介紹工作，也還是近二十年來才開始的。

當林琴南先生用古文翻譯歐美小說的時候，國人的腦海中，除了唐宋八大家之外，簡直沒有別的世界文豪。然而林先生所介紹的作品，都在外國二三流的水準上，況且他自己不懂原文，經過旁人的口述而轉到他的筆下，其正確性自然不言可喻了。直到周樹人周作人先生以直譯的方法介紹『域外小說』，這才找到了真確的逐譯的門徑。從此以後，由於個人的和團體的努力，世界名著源源輸入中國，於是我們在世界文壇上，也漸漸地登堂入室了。自然這中間也有不少粗製濫造和硬譯死譯的現象，可是翻譯的作品對於中國新文學運動，確實盡過偉大的作用，這是誰也不能否認的。試問今日文壇上有成就的作家，誰個不是受了外國名家的影響的呢？

我們所惋惜的，是中國從開始翻譯外國文學以來，很少做過有系統的工作。從事於介紹的人，往往憑着個人的偏愛，隨便把外國的名著搬進來，有的甚至標榜着某種主義，大吹大擂的替自己宣傳，結果在文壇上引起許多不必要的糾紛，到末了也祇留下幾個主義的空洞的名詞，而始終不能造成一種實際的運動，或是產生真正名副其實的偉大的作品。例如中國雖然有人提倡過浪漫

主義，自然主義，唯美主義，未來主義，頹廢主義等等，但是每種主義在國外的代表作品，卻畢竟難以一一拿得出來。便是最風行的作家，像托爾斯泰，高爾基，易卜生和羅曼羅蘭等，在國內也還找不出他們的全集啦。

講到短篇和中篇的世界名著，已經譯成國語的確實不在少數了。但是大部份散見於雜誌報章，很少加以有系統的整理，有的經過長久的時間，沒有能够出版單行本，往往就那樣默默無聞地湮沒了。自然，也有許多出了單行本，關於某個作家的，或是某個國度的，但從來沒有就世界文學的觀點，加以一次大規模的編纂，以便利讀者作綜合的研究的。我們根據編印中國新文學叢刊的經驗，覺得上述的缺點是應當迅速予以補救的，而且補救所得的效果，一定有很大代價。

這裏，我們所收羅的有一百五十餘位作家，代表三十五個國度。就縱的方面說，從文藝復興起，一直選到了最近二十世紀的四十年代；就橫的方面說，凡是每一個文藝思潮的主要作家，每一個有文字的民族或國家，這裏都收入了他們的代表作品。在編輯的過程中，我們的確遇着了不少困難，因為我們不僅要選出代表作家，而且要選出代表作品，我們不僅要考訂作家的小史，而且還要從數種中譯文中辨出那最可靠最雅達的一種。現在，我們也許可以不客氣的說：它是世界名著的總匯，它是珍貴佳作的寶庫，它是中國目前文學青年的豐富文糧。當然，我們決不想在這裏做廣告，事實勝于雄辯，願聰明的讀者自己來體會吧。

最後，我們對於每一位譯者，以及所選雜誌或單行本的編者與出版者，均一概謹致熱烈的謝忱。

目次

娛妻記·····	(一)·····	哈代原著·····	曾虛白譯
迂士錄·····	(一九)·····	高爾斯華綏原著·····	傅東華譯
手與心·····	(三三)·····	恩蓋爾夫人原著·····	胡仲持譯
一套美麗的衣服·····	(五〇)·····	威爾士原著·····	胡仲持譯
自殺俱樂部·····	(五四)·····	史蒂文生原著·····	豐子愷譯
一個窮的紳士·····	(八〇)·····	吉辛原著·····	朱湘譯
半天玩兒·····	(九三)·····	赫胥黎原著·····	徐志摩譯
又男又女的特安·····	(一〇八)·····	霍爾原著·····	伍光建譯
新娘之夢·····	(一一八)·····	費爾坡茲原著·····	葉啟芳譯
幸福王子·····	(一三五)·····	王爾德原著·····	由寶龍譯
一個理想的家庭·····	(一四四)·····	曼殊斐兒原著·····	徐志摩譯

娛妻記

哈代原著 曾虛白譯

哈代小傳

哈代 (Thomas Hardy) 逝世到現在，未到十年，他是英吉利近代的代表作家。他在少年時候，對於建築，很有興味，後來才從事文學。他的代表作，是長篇小說《苔絲姑娘》(Tess of the Durbervilles)，短篇集《人生小譏諷》，也頗有名。他的筆下，隱隱然帶着厭世觀和宿命論，讀後往往令人無然。他又好描寫故鄉的生活，自然田園的風景，地方的色彩，在他的作品中，很可以看得出來的。

這篇是從湯姆士哈代 Thomas Hardy 的人生小譏諷 Life's Little Ironies 裏選譯出來的，原名叫 To Please His Wife。這本集子照這樣長短的小說一共有九篇，都是深切動人的作品。我想發奮把全部譯出介紹給讀者。全部的好處，在這一篇裏也可以領略得一個大概。

天池鎮上，聖詹姆士禮拜寺的內部，在一個寒冬的下午積聚着的雲影底下慢慢兒黑暗起來了。這天是禮拜日——聖禮剛畢，講台上牧師的臉蛋埋在他的手心裏，參禮的羣衆發了聲解放的輕歎，剛站起來預備散了。

這一忽兒是這樣地沉寂，所以在海灘外面激盪的水聲也可以聽得。後來祇給照着向例走向西首去開門讓羣衆出去的書記的腳聲把這沉寂打破了。可是，他還沒有走到門口，門上的鍵卻從外邊舉了起來，映着光亮現出一個穿着水手衣服的黑影。

書記就往邊上站，那水手輕輕關上了門，走到禮堂的中部，站在聖台的台級上。那牧師剛爲教區裏這許多人禱告之後，很應份地獻着他自己的私禱，不能不擡起頭，站了起來，瞪着闖入者望。

那水手用着羣衆都聽得清的口音對牧師說道：『請你恕我，先生，我因爲沉船倖逃了生命，到這兒來獻感謝的。我想這是正當的事情，倘然你不反對。』

牧師停了一忽兒，遲疑地說道：『我不反對，當然的。可是向例有這種意思該在行禮的以前聲明，讓我們好在感謝文裏用着適當的字句。可是，祇要你願意，我們也可以用海中風浪過後那程式的。』

水手道：『呀，很好，我是不愛挑剔的。』

書記就拿禱文簿上該用那一段感謝文的地方指給水手看，牧師開始讀，水手在站的地方跪下去，跟着他一字一字的朗誦着。那些人們，看着這經過，祇像目鈍口呆不能動似的，這忽兒也機械地跪了下去；可是他們還繼續着看那水手孤零零的身影，在台級的正中間，堅定地跪着，臉向東，帽子擱在身傍，手交叉着，一點兒沒有感覺到他們目光中他的顯現。

感謝完了，他站起來，人們也站起來，大家一塊走出禮拜寺。當那水手浮現出來的時候，殘日的餘暉剛照在他臉上，年長的村民開始認清他不是別人，就是沙達利區饒利浦，一個離開了天池鎮多年的青年。他是在鎮上生的，很小就沒了爹娘，所以早年就到海上去，做着紐芬蘭的買賣。

他一壁走一壁跟這個那個鎮上人講話，告訴他們，幾年前離開了本鄉之後，就做了一隻海邊雙桅船的船主和佔有者，天保佑的，這次大風暴船和他都沒有損傷。慢慢地他走近兩個從寺場裏出來走在他前面的女郎；他進寺時，她們就坐在寺的中部，很關切地看着他的動作，後來出寺時還在那裏講他哩。這一個是個嬌小溫柔的姑娘，那一個是個高大有計算的女郎。饒利浦船主看着她們鬆軟的髮絡，她們背與肩，一直到她們的腳跟，很有一忽兒。

他低聲問身旁的人道：『這兩位女郎是誰呀？』

『小的是愛彌蓮海寧，高大的，若娜斐巴。』

『噢！我想起來了，不錯的。』

他走近她們的身邊和藹地偷偷看了一眼。

『愛彌蓮，不認得我了嗎？』那水手說着，拿光亮的櫻色眼睛對着她。

愛彌蓮羞縮地道：『我想還認得哩，饒利浦先生。』

那一個女郎瞪着一雙黑眼珠子直對他看。

他接着道：『若娜姑娘的臉我就不能這樣記得清了，可是我也知道她的小時和她的親屬哩。』

他們一壁走一壁講，饒利浦細述他最近的險遇，直到了斜路的轉角上，這兒就近愛彌蓮海寧的家了，所以她微笑着點了點頭，離開了他們。不多忽兒那水手也跟若娜道了別，可是，並沒有什麼特別的任務或約會，他就掉轉身又走到愛彌蓮的家裏去。她家裏還有一位父親，他自稱為會計師，可是還得他的女兒開一片文具舖子來附帶着補充他那好像靠不住的營業的空隙。饒利浦進去的時候，看見他們父女倆正預備着吃晚茶。

他道：『呀，我沒想到這是吃茶的時候了。好吧，我很想喝一杯哩。』

他坐着喝茶並且喝完還坐了好久，又講了些航海的生活。鄰右都要來聽，都給請了進來。不知怎樣，就在這個星期日的晚上愛彌蓮的一顆心交給了這個水手了，再過一兩個禮拜，兩人間就發生了很溫柔的了解。下月中的一个月夜，沙達拉區出了鎮，在一條又長又直的大道上望東走，想到一個聚着幾所時式房子的高岡村落裏去——假使靠近這老商埠有稱得時式的——忽然看見面前走着個人影，看那回頭望着的姿態，他以為是愛彌蓮，可是走近了，卻見是若娜斐巴。他瀟灑地道了好，就傍着她走。

她道：『走遠些吧，別叫愛彌蓮吃醋了！』

他好像不喜歡這個諷示，並不走。

沙達拉區也記不清這次路上說些什麼，做些什麼；可是若娜總是用了些什麼方法叫他疏遠她那溫柔些而年輕些的情敵了。從這一禮拜起，人家看見饒利浦慢慢跟着若娜斐巴的時候多，伴着愛彌蓮的時候少了；不多會兒，村裏就起了種傳言，祇說老饒利浦的兒子，從海上歸來，就要跟着若娜斐巴結婚，卻叫愛彌蓮大大的傷心哩。

剛在這種傳言四佈的時候，若娜穿好衣服望外面去散步，預備要穿過一條小街到愛彌蓮家裏去。她耳朵裏也聽到了這位朋友因為失掉了沙達拉區所感到的深痛，她的良心責備自己不該把他驅走了。

若娜實在並不滿意這個水手。她喜歡的是他的注意，她羨慕的是婚嫁的虛榮；可是她對饒利浦卻並沒有深切的愛情。況且，她是抱大志的，他在社會上的地位卻還沒有她那樣的高，可是一位妖冶的女郎常有配偶高出她多多的男子的機會。所以她心裏常想，倘然愛彌蓮非他不可的話，她決不堅持不肯讓給她的。爲了這個，她已經寫好了封給沙達拉區解約的信，藏在手裏，倘然當面見了愛彌蓮深信她受着痛苦，就想把牠寄去的。

若娜走進斜街，踏進了在馬路平面下的那所文具鋪子。每天這時候，愛彌蓮的父親不會在家的，可是好像這會兒愛彌蓮也出去了，因為沒有人答應她的招呼。這兒既不常有主顧來，店東離開那末五分鐘本來算不了一回事。若娜就在這小鋪子裏等着，在那裏愛彌蓮很精巧地佈置下——像婦女們都能的——各種稍稍值錢些的東西，來遮飾那存貨的卑劣；忽然她看見窗外站着個人影，好像專心在那裏察看着幾本六本尼的書籍，幾細紙卷，和掛着的畫片。這是饒利浦船主，偷偷地向裏邊張望，看愛彌蓮是不是獨自在那裏。她起了個不願在愛彌蓮的地方遇見他的衝動，就偷偷地向後面通到起坐室裏的小門溜進去。若娜以前常這樣的，因為她和愛彌蓮的交情准她不拘形跡地在屋子裏自由走動。

饒利浦走進鋪子來了。隔着遮在玻璃門上的薄帘子，她看得很清楚，他找不到愛彌蓮好像很失望的。他剛要走出去，愛彌蓮的身影忽然遮黑了門口，想是做完了事情趕回家來哩。她看見饒利浦，往後一退，好像又

要出去的樣子。

他道：『別跑，愛彌蓮，別跑！你怕什麼呀？』

『我並不怕，饒利浦船主。祇爲——祇爲我驟然見了你，所以——跳了起來！』她的聲音表示她的心比身上什麼地方都跳得厲害。

他道：『我走過這兒，進來望望。』

她趕緊跑到櫃臺後面：『買些紙嗎？』

『不，不，愛彌蓮，爲什麼跑到這後面去？爲什麼不肯跟我在一塊兒？你像恨我哩。』

『我不恨你。怎能恨你。』

『那末走出來，我們正正經經的講話。』

愛彌蓮帶着笑順從了他，就在舖子的中間傍着他站着。

他道：『這纔是個親愛的。』

『你不該說這話，饒利浦船主；這幾個字已經是別人的了。』

『噢！我明白你的意思。可是，愛彌蓮，這個早晨以前，我壓根兒沒有知道你會有一些兒注意到我身上的，要知道，我決不那樣幹的了。我對於若娜的感情雖好，可是我起初就知道她對我沒有比友誼再深的感情；現在我纔知道那一個是我應該請求做妻子的人。初見面時，我本來最傾向着你的，然而你又那樣退讓，那樣羞縮，所以我以爲你不願我來騷擾你，這纔找上了若娜。』

她嗚咽地說道：『別再說了，饒利浦先生，別說吧！你下月就要娶若娜了，不該——不——不』

『呀，愛彌蓮，我的親愛的！』他說着趁她冷不防把她細小的身材摟抱在懷中。

若娜在窗簾後面，臉色變了灰白，想要移開她的目光，可是不能。

『祇有你，我纔能像個男子愛着未婚妻般的愛着；並且若娜親口對我說的——她很願意放我去！她要』

往高處聯姻，我知道，對我說「可以」就祇是發善心吧。像她那樣美麗，高大的女郎決不是平凡水手的妻子，你纔是適當哩。」

她吻她又吻她，她柔軟的身體受了他擁抱的激刺在那裏顫抖。

「我怕——你準知道——若娜肯跟你解約的嗎？呀，你能一定嗎？」

「我知道她不肯叫我們吃苦的，她一定肯放我。」

「唷，我望——我望她肯！別多留了，饒利浦船主！」

然而，他還徘徊，直等到一個主顧進來要買一本尼的火漆，他纔走了出去。

看見了這一幕，綠色的嫉妬籠罩了若娜的全身。她週圍找着偷跑的路。別讓愛彌蓮知道她來過的溜跑，那是必需的。她從起坐室爬進了穿堂，從那裏溜到前門，再偷偷地走到街上。

眼看了這種親熱，竟把她以前打好了的主意整個兒改變了。她不能讓沙達拉區走到家裏，她先拿信燒了，就囑咐她的娘，倘然饒利浦船主來，她身子不好不能見他。然而，沙達拉區卻沒有來。祇來了一封信，用簡單的文字表明他的感想：請求准他利用給他的暗示，就是說她感情不過比友誼稍深了些，把婚約解除了吧。

他眼望着海灣和遠處的海島，在家裏呆呆地等那封不會來的回信。這種焦灼慢慢地受不住了，天黑後他就走到大街上去。他再不能不找着了若娜問問自己的命運。

她的娘說她身子不好不能見他，後來給他盤問了，她纔承認這是接到了他的一封信的結果，因為這封信真叫她女兒傷心。

他說：「也許你知道牠的內容的了，斐巴太太？」

斐巴承認知道的，還說這真叫她們苦死呢。沙達拉區，祇怕自己造了重大的罪孽，就說明道，倘然這封信若娜看了當是痛苦，那末完全是誤會了，因為他想要叫她暢快纔寫的。既然這樣，他就遵守着前言，請她祇當這封信沒有寫就得了。

第二天他得着這位姑娘傳來的口信叫他到一個會場上去接她回家。他就照着做，當他們從市政廳走到她門口的路上，她勾着他膀子說道：

『我們還是照以前一樣，是嗎，沙達拉區？你那封信是寫錯的嗎？』

他道：『一切照以前一樣，祇要你願意。』

『我願意。』她說時臉上露出堅決的表示，因為她想起愛彌蓮來了。

沙達拉區是個信教而謹飭的人，把說話看得像生命一般的寶貴。結婚不久，饒利浦就用着最溫和的辦法去對愛彌蓮解釋他誤會了若娜的態度，以為她對他是冷淡的。

二

結婚一個月之後，若娜的母親死了，這一對新夫婦就不能不注意到切實的生活問題了。若娜既成了個沒爹娘的人，當然不能再讓丈夫漂洋出去；可是要解決的問題是，在家裏他能做些什麼呢？他們最後決定在大街上去盤買一爿雜貨舖，剛巧那家預備要找主顧去接受他們的信用和存貨。沙達拉區經理店務是一些兒不懂的，若娜也懂得有限，可是他們都希望學着。

他們全副精神都灌注在經理這爿雜貨舖，並且繼續着經營了好幾年，可是沒有多大的成效。兩個兒子卻已經生下來了，娘當着偶像般的捧着疼着，雖然從沒有熱情地愛過她的丈夫，她把所有的殷勤撫護都堆積在這兩個孩子的身上。可惜這爿舖子總不能發達，她對於孩子們的教育和事業的偉大夢境都在現實的面前變成了薄霧。他們的教育是最平凡的，祇是，近在海邊，他們對於像他們年紀所最易感受的航海的藝術和經營卻漸漸地生了注意。

饒利浦婚後生活中所最關心的，除了他自己的家庭以外，就是愛彌蓮的婚姻。凡是呈露在外邊的走過了，常有一種巧遇能把藏在沒人注意的黑角裏的人給人家發現出來，所以這個溫柔的女郎卻給一個城裏

的富商看見而愛上了。他是一個鰥夫，比她大幾歲，可是還在壯年。起初愛彌蓮說，她總不能，永不能嫁人了；可是賴思德先生沉默地堅持着，到底得了她勉強的承認。他們結合的結果也是兩個孩子，並且，成長而發育，所以愛彌蓮說，她沒有夢想到會有這樣快活的生活。

這個富商的家，常常矗立在老式城市裏，又大又結實的磚房子的一所，正對着大街，差不多就在饒利甫的雜貨舖的對門，所以若娜看着爲了自己純粹嫉妬的緣故而搶佔了她位置的婦人，現在在她比較富裕的地位裏低着頭，看到這邊自己所管領的櫥窗，裏面滿堆些塵積的糖麵包，一堆堆的葡萄乾，和茶葉罐子，簡直是難熬的痛苦。賣買一天天地清淡下來，若娜不得不親自服役，可是愛彌蓮，賴思德坐在對街的起坐室裏，可以眼看她聽着她所竭誠歡迎的兩本尼的下等主顧的一聲招呼，就在櫃臺後面跳上跳下的忙個不了，這是令她懊惱，令她羞愧，這種主顧也是她在大街上應該恭敬地招呼的人們，眼看愛彌蓮帶着孩子們和她的保姆跳跳蹦蹦地走過去，祇跟鎮上和鄰近上等的人們招呼談話。這就是她不讓並非她真愛的沙達拉區饒利甫把愛情移到別人身上去的好處。

沙達拉區是個良善而誠實的人，他對她的心裏和事實上都誠篤的。經過的歲月已經把他愛慕愛彌蓮的情愫的翅膀剪下來，移到愛護他孩子們的母親身上去了；他已經棄置了早年時衝動的幻想，在他現在的眼光中愛彌蓮不過是個普通的朋友。愛彌蓮對他的感情也是一樣。也許，倘然能找得出她一些嫉妬的痕跡，若娜就可稍得些安慰。現在看着自己計劃的結果，愛彌蓮和沙達利區都淡漠地順從着，她的憤恨更加了肥料。

沙達拉區實在沒有那種淺近機警的天才，在許多同行爭勝之中去發展這個零沽營業。假使有個主顧拿着行商強迫他收買的假蛋問他究竟同真的一樣的嗎，他就要說：『蛋沒有打在布丁裏邊以前，實在嚐不出牠的好壞；』假使有人問他那『真正冒加咖啡』真是冒加的嗎，他就會噙着嘴道：『在這些小舖子裏，你該明白了。』